# 全梁文/卷二十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梁文　卷二十

蕭統（二）

卷二十

萧统〈二〉

与何胤书

某叩头叩头。昔园公道胜，汉盈屈节；春卿明经，汉庄北面。况乃义兼乎此，而顾揆不肖哉。但经途千里，眇焉莫因，何尝不梦姑胥而郁陶。想具区而杼轴，心往神留，於兹有年载矣。方今朱明在谢，清风戒寒，想摄养得宜，兴时休适，耽精义，味玄理，息嚣尘，习泉石，激扬硕学，诱接後进，志与秋天竞高，理与春泉争溢。乐可言乎！乐可言乎，岂与口厌刍拳，耳聆丝竹者之娱同年语哉！方今泰阶端平，天下无事，修日养夕，差得从容。每钻阅六经，泛滥百氏；研寻物理，顾略清言。既以自慰，且以自警。而才性有限，思力匪长，热疾愦其神，风眩弊其体，多惭过目，释卷便忘。是以蒙求之怀，於兹弥轸。聊遣典书陈显宗申其蕴结，敬想口宜，此岂尽意。某叩头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三十七〉

答晋安王书

得五月二十八日疏并诗一首，省览周环，慰问促膝。汝本有天才，加以爱好，无忘所能，日见其善，首尾裁净，可为佳作。吟玩反覆，欲罢不能。相如奏赋，孔璋呈檄；曹刘异代，并号知音。发叹凌云，兴言愈病。尝谓过差，未以信然。一见来章，而树谖忘瓮；方订昔谈，非为妄作。炎凉始贸，触兴自高，睹物兴情，更向篇什。昔梁王好士，淮南神贤，远致宾游，广招英俊，非惟藉甚当时，故亦传声不朽。必能虚己，自来慕义。

含毫属意，差有起予。摄养得宜，与时无爽耳。既责成有寄，居多暇日，殽核坟史，渔猎词林，上下数千年闲无人，致足乐也。知少行游，不动亦静，不出户庭，触地丘壑。天游不能隐，山林在目中。冷泉石镜，一见何必胜於传闻；松坞杏林，知之恐有逾吾就。静然终日，披古为事，况观六籍，集玩文史。见孝友忠贞之迹，睹治乱骄奢之事，足以自慰，足以自言。人师益友，森然在目；嘉言诚至，无俟旁求。举而行之，念同乎此。但清风朗月，思我友于，各事藩维，未克棠棣。兴言届此，梦寐增劳；善护风寒，以慰悬想。指复立此促迟还书，某疏。

## 答湘东王求《文集》及《诗苑英华书》

得疏，知须《诗苑英华》及诸文制，发函伸纸，阅览无辍。虽事涉鸟有，义异拟伦，而清新卓尔，殊为佳作。夫文典则累野，丽亦伤浮。能丽而不浮，典而不野，文质彬彬，有君子之致。吾尝欲为之，但恨未逮耳。观汝诸文，殊与意会。至於此书，弥见其美。远兼邃古，傍暨典坟，学以聚益，居焉可赏。吾少好斯文，迄兹无倦。谭经之暇，断务之馀，陟龙楼而静棋，掩鹤关而高卧。与其饱食终日，宁游思於文林。或日因春阳，其物韶丽，树花发，莺鸣和，春泉生，暄风至，陶嘉月而嬉游，藉芳草而眺瞩。或朱炎受谢，白藏纪时，玉露夕流，金风多扇，悟秋山之心，登高而远托。或夏条可结，倦於邑而属词，冬云千里，睹纷霏而兴咏。密亲离则手为心使，昆弟晏则墨以亲露。又爱贤之情，与时而笃。冀同市骏，庶匪畏龙。不如子晋，而事似洛滨之游；多愧子桓，而兴同漳川之赏。漾舟玄圃，必集应、阮之俦；徐轮博望，亦招龙渊之侣。校核仁义，源本山川；旨酒盈　，嘉肴溢俎。曜灵既隐，继之以朗月；高春既夕，申之以清夜。并命连篇，在兹弥博。又往年因暇，搜采英华，上下数十年间，未易详悉，犹有遗恨。而其书已传，虽未为精核，亦粗足讽览。集乃不工，而并作多丽。汝既须之，皆遣送也，某启。

## 诫谕殷钧手书

知比诸德，哀顿为过，又所进殆无一溢，甚以酸耿。迥然一身，宗奠是寄，毁而灭性，圣教所不许。宜微自遣割，俯存礼制，饘 亶粥果蔬，少加勉强。忧怀既深，指故有及，并令缪道臻口具。〈《梁书·殷钧传》〉

## 与张缅弟缵书

贤兄学业该通，莅事明敏，虽倚相之读坟典，郤縠之敦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惟今望古，

蔑以斯过。自列宫朝，二纪将及，义惟僚属，情实亲友。文筵讲席，朝游夕宴，何曾不同。兹胜赏，共此言寄。如何长谢，奄然不追！且年甫强仕，方申才力，摧苗落颖，弥可伤惋。念天伦素睦，一旦相失，如何可言。言及增哽，摧笔无次。〈《梁书·张缅传》〉

## 答云法师请开讲书

统览近示，知欲见令道义。夫释教凝深，至理渊粹，一相之道，杳然难测，不二之门，寂焉无响。自非深达玄宗，精解妙义，若斯之处，岂易轻办。至於宣扬正教，在乎利物耳。弟子之於内义，诚自好之、乐之，然钩深致远，多所未悉，为利之理，盖何足论。诸僧并入法门，游道日广；至於法师，弥不俟说。云欲见参禀，良所未喻。想得此意，不复多云。统和南。〈《广弘明集》二十一〉

## 又答云法师书

重览来示，知犹欲令述义。不辩为利，具如前言。甘露之开，弥惭未说。若止是略标义宗，无为不尔。但愧以鱼目拟法师之夜光耳。统和南。〈《广弘明集》二十一〉

## 七契

奚斯逸士，肥遁弃荣。莲峰於焉划迹，灌水是用庇形。口不悦於五味，心不娱於八声。鄙巢父之称哲，笑苏门之为英。鹄盖龙旂，初不关意；凤吹鼙鼓，终不屑情。跨四海而擅美，迈三古而振名。居山林而不返，终无虑而无营。於是辩博君子，词若涌泉，言逾却秦之鲁，辩超稷下之田。欲抑则大鹏垂翅，欲抗则尺　冲天。闻逸士之怀宝，乃拂衣而造焉。驾两骖之如手，乘轻车之若流。爰自畿甸，径造山周。傍瞻虹见，俯眺云浮。鸣禽聒耳，零雾蔽眸。唯一壑之为阻，无三迳之可求。於是披榛陟路，援萝践萼，虽跋涉而不休，睹逸士之所托。其为居也，寂焉而靡所听，暝然而无所瞻。三春蔓户，八桂攒檐；茔门鸟宿，圭窦狐潜。风来室摇，露下窗沾。实人迹之罕至，逸士於此而独淹。君子曰：盖闻智士不希狷介，仁者莫有迷邦。传说终受殷爵，吕望遂启齐封。余敬吐诚而毕虑，予能留志而见从乎？逸士曰：鄙人固陋，自潜幽薮，必枉话言，敬聆金口。

君子曰：若夫夹锺之节，春景依迟。碧树初蕊，绿草含滋。春台之乐，信矣熙熙。於是百金之士，万锺之家，招摇隆富，徵集豪华。驾紫骝之马，乘青盖之车。出自高宇，

行无狭斜。陶嘉月而结交游，藉芳辰而宴朋友。望宜春以随肩，入长杨以携手。金盘荐美藉之珍，玉杯沈缥清之酒。义曰和神，事非爽口。於是娱乐未终，留光将夕，飞触引满，奋袖举白，投辖安坐，欢甚促席，以会雕虫之宾，加有清谈之客。论同炙輠，藻若陵云。戴凭不能高其说，相如不能擅其文。无玄不析，无细不分。　弱简玉振，下笔兰芬。乃亦六郡未拟，非直三蜀蔑闻。属虞泉气晚，朗月潜曜；清卮未阑，宵景方照。奇舞递作，名讴斯召。约绰妍姿，婵嫣宜笑；绮谷风吹，珠玑星耀。齐竽扬参差之响，赵瑟奏铿锵之妙。兹亦游因之至娱，子能偕此而为乐乎。逸士曰：轻荡游观，非予所耽。得性行乐，从好山南。

君子曰：辅性和神，实惟至味。非直方今见重，乃亦自古攸贵。不周之和，调肠补胃。杂以龙肝、𠀋炙，豹舌、猩唇，刘氏之醢，范公之麟。　出雲际，鲟来江岷；蒲菹芬馥，古圣所珍。其酒则苍梧九酝，中山千日，取譬湛露，拟之饴蜜，百味交驰，三雅闲出。若其珍异，则修筵斯溢，千品万类，不可详悉。西母灵桃，南楚萍实，东陵之瓜，北燕之栗，湖畔之柿，江阴之橘，张掖白柰，恒阳黄梨，河东洗犬，陇蜀蹲鸱，并怡神甘口，穷美极滋，加以伊公调和，易氏燔畔，传车渠之　宛，置青玉之案，瑶俎既已丽奇，雕盘复为美玩。子能与予而享之乎？逸士曰：甘禘肠腐，五味口爽，伊人素蓄，无羡方丈。

君子曰：千里之驹，出自余吾，伯乐所选，伏波所模。通肩合相，平腹应图；激电比速，蹑景竞驱，腾黄弗敢拟骏，赤兔莫与争途。异态　连　卷，奇姿猗倚，逸足骤反，游云移驶，形函游华，日不暇徙。乃饰金羁之昭晰，加以玉鞍之辉焕，连乾丽靡，轻苏粲烂，逸气既为胜瞩，美饰重成壮观。蹄蹶红尘，膺流绛汗，风起龙骧，灰声鸟散，自古迄今，人谁不玩。逸士能就予而乘之乎？逸士曰：游逸轻佻，策马争驱，粤今乐静，岂能感娱。

君子曰：光形饰体，莫过鲜衣。冠骏　火之长缨，若曾云之零霏。琅玕珩佩，言饰于背，飘风轻裾，是用曜躯。方空之绶，弱纨之蕉，暑才炎而已却，风未至而先摇。既唯照丽，兼以轻铿，似朝霞之发彩，若夕景之舒光。至夫杪秋既谢，寒绪中人，则轻狐称美，丰貂表珍，斯乃赤也所以去鲁，孟尝所以出秦。步光之妙，　具之华，君子武备，所用御邪，标以珠玉，饰以莲花，其任则百冶精锐，利拟秋霜。岂止在身为美，服袭称臧，固乃龙跃於襄水，见气於南昌。幽通神化，其妙难详。将与逸士服之以相徉。逸士曰：纟　絺避暑，縕袍御冬，鲜丽绮靡，未之或从。

君子曰：实有乔桐，抽叶青葱；结根善地，拟干华嵩。栖凤曾山之侧，藏龙平陵之东。拂暧　逮之高云，鼓梢杀之雄风。苕亭万仞，实造天中。乃使匠石运斤，班输琢锤，制起玄修，形逾缘绮，与金石而铿锵，共丝竹而曼靡。托北方之佳人，命高楼之杞氏，闲以巴、陇才僮，邯郸妙妓，骋兽为之辍驰，飞禽为之不徙。加以荆和之饰照耀，柘丝之弦激扬，三声吐韵，四结流唱，辞高薰奏，响溢芝房，竹来巜谷，律写归昌，再鼓而玄鹤集，九成而仪凤翔，初音鲁踊，馀妙绕梁。何止田文慨慷，刘靖心伤而已哉！中山青曲，若折而和，扬美目以流眄，启玉齿而安歌。歌曰：阳阿奏兮激楚流，望洛水兮有好仇，纵轻棹兮泛龙舟。将与逸士，陟彼华堂，憩诸闳馆。玉宇明华，文阶灿烂；璇题昭晰，珠帘彪焕。身托玳瑁之筵，目寓琼华之玩。止以悦诸和性之乐，岂非绮丽之观哉！逸士曰：居兹四郭，宁辨五音，靡曼不极，君子弗钦。虽闻赡辞之锐，无会野人之心。

君子曰：白藏肃杀，天高野清，玉树始落，金蕊初荣，幕燕北反，沙雁南征，实秋收之美节，将校猎以娱情。使栅无伏马，巷靡遗行，执戈於芊眠之野，弯弧於旷浪之阴。养由轻盼，则林摧鸷兽；蒲且效技，则虚下翔禽。腾猿蹶其足，虓虎不择音。掩兔、辚鹿，既蔑古之鸟有；填坑满谷。亦《耳少》昔之上林。至於轻缴才飞，则连鸿解羽；微纤始放，则并鳞失波。岂论玄泉之则，宁愿将遨之歌。弭节言旋，禽不可算；周施眺览，足为京观。子虽山栖，其从此玩。逸士曰：解网垂仁，殷王美则；闻声不食，孔圣淑音。害蠢类而为乐，岂君子之用心。

君子曰：盖闻地美养禾，君人爱士；泽被无垠，光照郊鄙。蒲轮必邹鲁之儒宗，纡青必洛阳之才子。大汉愧得人之盛，有周惭以宁之美。万国若翕从，四海同使指。刑措弗用，囹圄斯虚。既讲《礼》於《大学》，亦论《诗》於石渠。戈有载戢，史无绝书。铜律应度，玉烛调和。黄发击壤，青衿兴歌。元帅奇士，庠序鸿生，求礼仪之汲汲，行仁义之明明。隆采椽之义，却毒瑁之荣。当朝有仁义之睦，边境无烟尘之惊。信如四气，明并三光。厨巧　挺茂，　皆　比芳。瑞鹿摛素，祥熊耀黄；灵禽乐囿，仪凤栖掌，太平之瑞宝鼎，乐协之应玉羊。丹鸟表色，玉露呈　；野丝垂木，嘉苗贯桑。固以德苞子、姒，道迈虞、唐，六合宁泰，四宇咸康。不烦一戟，东瓯膜拜；讵劳一卒，西域献琛。鹿蠡稽颡以悛恶，楼兰面缚而革音。吾皆去鼻饮之穴，弃鸟举之深。固以泽流无外，恩被遐方；福比嵩岱，道则穹苍。岂有闻若斯之化，而藏其皮冠哉！逸士曰：鄙人寡识，守节山隅，不闻智士之教，将自潜以糜躯。请伏道而从命，愿开志以涤虑。〈《文苑英华》三百五十一〉

陶渊明集序

夫自衒自媒者，士女之丑行；不忮不求者，明达之用心。是以圣人韬光，贤人遁世。其故何也？含德之至，莫逾於道；亲己之切，无重於身。故道存而身安，道亡而身害。处百龄之内，居一世之中，倏忽比之白驹，寄寓谓之逆旅，宜乎与大块而盈虚，随中和而任放。岂能戚戚劳於忧畏，汲汲役於人间。齐讴、赵女之娱，八珍、九鼎之食，结驷、连骑之荣，侈袂、执圭之贵，乐既乐矣，忧亦随之。何倚伏之难量，亦庆吊之相及。智者、贤人居之，甚履薄冰；愚夫、贪士竞之，若泄尾闾。玉之在山，以见珍而终破；兰之生谷，难无人而自芳。故庄周垂钓於濠，伯成躬耕於野。或货海东之药草，或纺江南之落毛。譬彼鸳雏，岂竞鸢、鸱之肉；犹斯杂县，宁劳文仲之牲。至于子常、甯喜之伦，苏秦、卫鞅之匹，死之而不疑，甘之而不悔。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，死则五鼎烹，卒如其言，岂不痛哉！又楚子观周，受折於孙满；霍侯骖乘，祸起於负芒。饕餮之徒。其流甚众。唐尧四海之主，而有汾阳之心；子晋天下之储，而有洛滨之志。轻之若脱履，视之若鸿毛。而况於他人乎？是以至人达士，因以晦迹。或怀厘而谒帝，或被褐而负薪。鼓枻清潭，弃机汉曲。情不在於众事，寄众事以忘情者也。有疑陶渊明诗，篇篇有酒。吾观其意不在酒，亦寄酒为迹者也。其文章不群，辞彩精拔，跌宕昭彰，独超众类，抑扬爽朗，莫之与京。横素波而傍流，千青云而直上。语时事则指而可想，论怀抱则旷而且真。加以贞志不休，安道苦节，不以躬耕为耻，不以无财为病，自非大贤笃志，与道污隆，孰能如此乎？余素爱其文，不能释手，尚想其德，恨不同时。故加搜校，粗为区目，白璧微瑕，惟在闲情一赋，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；卒无讽谏，何足摇其笔端？惜哉！亡是可也。并粗点定其传，编之于录。尝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，驰竞之情遣，鄙吝之意祛，贪夫可以廉，懦夫可以立。岂止仁义可蹈，抑乃爵禄可辞。不必傍游泰华，远求柱史。此亦有助於风教也。〈宋本《陶渊明集》〉

## 文选序

式观元始，眇觌玄风。冬穴、夏巢之时，茹毛饮血之世，世质民淳，斯文未作。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，始画八卦，造书契，以代结绳之政，由是文籍生焉。《易》曰：「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；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」文之时义远矣哉！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，大辂宁有椎轮之质；增冰为积水所成，积水曾微增冰之凛。何哉？盖踵其事而增华，变其本而加厉。物既有之，文亦宜然。随时变改，难可详悉。尝试论之曰：《诗序》云，《诗》有六义焉：一曰风；二曰赋；三曰比；四曰兴；五曰雅；六曰颂。至於今之作者，异乎古昔。古诗之体，今则全取赋名。荀宋表之於前，贾马继之於末。自兹以降，源流实繁。述邑居，则有凭虚亡是之作；戒畋游，则有长杨羽猎之制。若其纪一事，咏

一物，风云草木之兴，鱼虫禽兽之流，推而广之，不可胜载矣。又楚一人屈原，含忠履洁，君匪从流，臣进逆耳，深思远虑，遂放湘南。耿介之意既伤，壹郁之怀靡朔。临渊有怀沙之志，吟泽有憔翠之容。骚人之文，自兹而作。诗者，盖志之所之也。情动於中，而形於言。《关雎》、《麟趾》，正始之道著；《桑闲》、《濮上》，亡国之音表。故《风》、《雅》之道，粲然可观。自炎汉中叶，厥涂渐异。退传有在邹之作，降将著河梁之篇。四言五言，区以别矣。又少则三字，多则九言，各体互兴，分镳并驱，《颂》者，所以游扬德业，裒赞成功。吉甫有穆若之谈，季子有至矣之叹。舒布为诗，既言如彼，总成为颂。又亦若此。次则箴兴於补阙，戒出於弼匡，论则机理精微，铭则序事清润，美终则诔发，图像则赞兴。又诏诰教令之流，表奏笺记之列，书誓、符檄之品，吊祭、悲哀之作，答客、指事之制，三言、八字之文，篇辞、引序，碑碣、志状，众制锋起，源流间出。譬陶、匏异器，并为入耳之娱；黼、黻不同，俱为悦目之玩。作者之致，盖云备矣。余监抚馀闲，居多暇日，历观文囿，泛览辞林，未尝不心游目想，移晷忘倦。自姬汉以来，眇焉悠邈；』时更七代，数逾千祀。词人才子，则名溢於缥囊；飞文染翰，则卷盈乎缃帙。自非略其芜秽，集其清英，盖欲兼功太半，难矣。若夫姬公之籍，孔父之书，与日月俱悬，鬼神争奥，孝敬之准式，人伦之师友，岂可重以芟夷，加之翦截。老、庄之作，管、孟之流，盖以立意为宗，不以能文为本。今之所撰，又以略诸。若贤人之美辞，忠臣之抗直，谋夫之话，辨士之端，冰释泉涌，金相玉振。所谓坐狙丘，议稷下，仲连之却秦军，食其之下齐国，留侯之发八难，曲逆之吐六奇，盖乃事美一时，语流千载，概见坟籍，旁出子史，若斯之流，又亦繁博。虽传之简牍，而事异篇章。今之所集，亦所不取。至於记事之史，系年之书，所以褒贬是非，纪别同异，方之篇翰，亦已不同。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，序述之错比文华，事出於沈思，义归乎翰藻，故与夫篇什，杂而集之。远自周室，迄于圣代，都为三十卷，名曰《文选》云耳。

凡次文之体，和以汇聚。诗、赋体既不一，又以类分；类分之中，各以时代相次。〈《文选》〉

## 同泰寺僧正讲诗序

大正以贞俗兼解，郁为善歌； 师以行有馀力，缘情继响。余自法席既阐，便思和寂。杼轴二年，濡翰两器。大正今春复为同泰建讲，法轮将半，此作方成，所以物色不同，序事或异。〈《本集》〉

## 尔雅制法则赞

惟斯法则，信如四时；严此刑政，刑轻罪疑。霜威已振，民不敢欺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五十四〉

弓矢赞

弓用筋解，矢制良工，亦以观德，非止临戎。杨叶命中，猨堕张空。〈《艺文类聚》六十，《初学记》二十二，《御览》三百五十。〉

蝉赞

兹虫清洁，惟露是餐。寂寞秋序，咽嘶夏阑。定伊不美，曜彼华冠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九十七。〉

陶渊明传

陶渊明字元亮，或云潜字渊明，浔阳柴桑人也。曾祖侃，晋大司马。渊明少有高趣，博学善属文，颖脱不群，任真自得。尝著《五柳先生传》以自况，曰：先生不知何许人也，亦不详姓字，宅边有五柳树〈一本无树字〉，因以为号焉。闲静少言，不慕荣利。好读书，不求甚解。每有会意，欣然忘食。性嗜酒，而家贫，不能恒得。亲旧知其如此，或置酒招之，造饮辄尽，期在必醉。既醉而退，曾不吝情去留。环堵萧然，不蔽风日。短褐穿结，箪瓢屡空，晏如也。尝著文章自娱，颇示己志。忘怀得失，以此自终。时人谓之实录。亲老家贫，起为州祭酒。不堪吏职，少日，自解归。州召主簿，不就。躬耕自资，遂抱羸疾。江州刺史檀道济往侯之，偃卧瘠馁有日矣。道济谓曰：「贤者处世，天下无道则隐，有道则至。今子生文明之世，柰何自苦如此？」对曰：「潜也何敢望贤？志不及也。」道济馈以粱肉，麾而去之。後为镇军建威参军。谓亲朋曰：「聊欲弦歌，以为三径之资，可乎？」执事者闻之，以为彭泽令。不以家累自随，送一力给其子书曰：「汝旦夕之费，自给为难。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。此亦人子也，可善遇之。」公田悉令吏种秫，曰：「吾常得醉於酒，足矣。」妻子固请种　亢，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，五十亩种粳。岁终，会郡遣督邮至，县吏主曰：「应束带见之。」渊明叹曰：「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？向乡里小儿。」即日解绶去职。赋《归去来》，徵著作郎，不就。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，不能致也。渊明尝往庐山，弘命渊明故人庞通之斋酒具，於半道栗里之闲邀之。渊明有脚疾，使一门生二儿舁〈一作举〉篮舆，既至，欣然便共饮酌。俄顷弘

至，亦无迕也。先是颜延之为刘抑後军功曹，在浔阳，与渊明情款，後为始安郡，经过浔阳，日造渊明饮焉。每往，必酣饮致醉。弘欲邀延之坐〈一作赴坐〉，弥日不得。延之临去，留二万钱与渊明。渊明悉遣送酒家，稍就取酒。尝九月九日，出宅边丛中坐久之，满手把菊。忽值弘送酒至，即便就酌，醉而归。渊明不解音律，而蓄无弦琴〈一作无弦素琴〉一张，每酒知，辄抚弄以寄其意。贵贱造之者，有酒辄设。渊明若先醉，便语客：我醉欲眠，卿可去。其真率如此。郡将常侯之。值其酿熟，取头上葛巾漉酒，漉毕，还复著之。时周续之入庐山，事释惠远，彭城刘遗民，亦遁迹匡山，渊明又不应徵命，谓之浔阳三隐。後刺史檀韶，苦请续之出州，与学士祖企、谢景夷三人，共在城北讲礼，加以雠校。所住公廨，近於马队。是故渊明示其诗云：周生述孔业，祖、谢响然臻；马队非讲肆，校书亦已勤。其妻翟氏，亦能安勤苦，与其同志。自以曾祖晋世宰辅，耻复屈身後后。自宋高祖王业渐隆，不复肯仕。元嘉四年，将复徵命，会卒，时年六十三。世号靖节先生。〈宋本《陶渊明集》〉

## 祭达磨大师文

洪惟圣胄大师，荷十力之智印，乘六通而泛海，运悲智於梵方，拯颠危於华土。〈《释藏》绮，《传法正宗记》达磨以梁大通二年终於元魏，以其丧告，梁武帝即　宝玉，诏以祭礼供养，太子为文，其略云。〉

上一卷

下一卷

全梁文

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